

正视“上亿报废节能灯”的污染风险

社会热点

□ 国华

我国第一批财政补贴推广上市的上亿只老旧节能灯正进入集中报废期。上亿报废节能灯，意味着巨大的污染风险，因为一只节能灯所含的汞，渗入地下后会污染约180吨水及周围土壤。

许多人都没想到，报废节能灯，

竟有如此惊人的副作用。当我们不经意地将一只报废的节能灯丢弃后，其所含的汞会渗入土壤、河流，进入自然界的食物链，最终，又会进入我们的身体，一点点在肾、脑等器官中蓄积，毒害我们的健康。

但迄今为止，我们仍未建立起有效的回收机制，全国生产节能灯的企业遍地开花，但获准处置含汞废灯管的企业，仅有3家，处理能力只有约7000吨。且即便是这3家，也都开工不足，生产线常年“吃不饱”。

企业的困难，背后是行政部门责任的缺位。对于报废节能灯的污染风险，相关部门缺少足够的重视。节能灯

的社区回收体系，一直成为空白；节能灯回收处理的相关税收和补贴政策，远未完善；节能灯跨地区运输处理，处处受限制，节能灯处理的许可，严格受控制——一些具有处理废弃节能灯能力的节能灯生产企业，只能限于处理自家产品，难以将回收做大。

各地政府部门，都毫无例外地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节能灯的推广上，醉心于节能灯产品的普及率，醉心于节能灯所省下的巨额电力，醉心于节能减排的光鲜数字，却惟独忽视了这些推广出去的节能灯今后的命运。

节能灯只顾推广，而不顾回收，这条路注定走不通，只会让我们付出

惨重的代价。其实，在许多节能灯普及的国家，无不重视销售和回收同等重要，例如，德国的节能灯回收则采用销售体系回收和社区回收两个平行渠道；美国有7个州禁止将节能灯直接放在常规的垃圾袋中，其他州，一年中均有特定时间处理废旧的节能灯；日本废弃节能灯93%通过民间环保组织收集，7%通过各厂家收集。

这些国外的成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政府部门在大力推广节能灯的同时，理当将回收一并重视。

例如，节能灯推广经费能不能拿出一块出来，专门用于回收补贴，包括补贴节能灯处理企业、奖励参与回收

的环保组织和社区居民等等。能不能在每月选一天作为有害废弃物的回收日，由志愿人员上门回收节能灯、电池等。

例如，有必要全面检视阻碍节能灯回收处理的各种行政壁垒，更加明确节能灯企业的回收责任并严格监督，鼓励更多民间资本进入节能灯回收业，通过财税优惠政策，积极扶持无汞节能灯的生产和销售。

上亿只老旧节能灯的报废，未来每年超过10亿只的节能灯消费量，节能灯所带来的社会风险，亟须正视。越早行动，所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

画中有话

□ 文/何勇海 图/李宏宇

广东省南雄市百顺镇为节约公务接待成本，在今年的公务接待中，用自酿米酒代替了市面上购买酒水。

如今，公务接待是基层或是下级绕不过的一道坎。普通公众对公款吃喝风深恶痛绝，基层政府的公务员也未必都对这些“白吃”的大餐甘之如饴。可以想见，在物价上涨、消费水平提高的当下，乡镇的接待费用恐怕也是水涨船高，更令他们叫苦不迭。再叫苦不迭，经济基础再薄弱，基层政府只有硬着头皮接待下去。

正因如此，有网友认为，百顺镇的做法应该推广开来，因为这种公务接待模式不仅节约成本，还更加健康。而笔者倒是希望，各

地各级官员应该从这则新闻当中，读出“镇政府自酿米酒”的苦涩与无奈，自觉减轻基层政府的公务接待压力，或完全杜绝公款吃喝，从而让“自酿米酒”也没有“市场”。

事实上，镇政府自酿米酒搞接待，是基层政府对公务接待“痛并无奈”的真实投射，是对公款吃喝风的有力反讽。当上级领导干部莅临，他们没法不搞公务接待，为了考核，为了升迁，他们必须好生招待，尽最大努力给上级留下良好印象；当面对并不富裕甚至捉襟见肘的地方财力时，他们又感到力不从心。但在公务接待已成行政文化的情况下，“接待有回报，否则有风险”，谁又会舍弃公务接待而顾及地方财力？即使对公款吃喝、迎来送往之风叫苦不迭，也会毫不犹豫地把精力投入到推杯换盏、强装笑颜中去。

政府酿酒



基层政府自酿米酒搞接待，恐怕并不是老百姓最期待的好“独创”，镇政府的自酿米酒越有市场，越是连年酿酒不绝，公款吃喝之风越盛。财政是政治的本质所在。那些上级领导干部们，应该为管辖地内出现这种“独创”而羞愧难当，从自酿米酒中品出基层政府的苦涩与无奈，严格执行各

种禁令，少一些不必要的调研、检查和视察，不给基层政府增添经济负担，从而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和腐败”，恐怕是当下最应该做的。当一个地方为了公务接待而不得已自酿米酒、自养土鸡土鸭和生猛海鲜等等，基层政府岂不成了一个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庄园？

生命保护伞不是收费保护伞

□ 付瑞生

记得温总理视察汶川灾区的时候，写下四个字：多难兴邦。在中国这样灾难多发的国家，借助专业力量救灾救人固然重要，但是民间的自救同样重要。特别是在危急关头，首先自救赢得时间至关重要。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大力推广应急救护培训的原因。

但是作为一线城市，深圳的应急救护培训却让人倍感失望。近日《南方日报》报道称，多名自称深圳市红十字会救护培训部工作人员及主管均表示，深圳市红

十字会面向企事业单位的培训10人以下收费320元/人，10人以上收费240元/人。据了解，320元的收费是广东省物价局关于应急救护培训定价的10倍。

不过，深圳红十字会官方对收费一事予以否认，坚持自己的服务一直是公益的、免费的。当然从记者的调查看，红十字会方面的确做了很多免费的培训，付出了很多心血。但是调查也显示红十字会下属部门确实收了费，并且价格不菲。也就是说，红十字会下面有个“红顶商人”代替他们收费。

这是一个生命的绿色通道，本应该畅通无阻。记得曾经有报道，哈尔滨一救护车为争取时间挽救生命，司机选择走机场高速。然而，哈尔滨市机场路高速公路收费站因30元收费问题，“扣留”了急救车，以至延误了一个半小时，患者不治身亡。急救培训收费本质上和高速拦阻120坐地要价没什么不同，这种带着血色的收费还是免了的好。

当然一味地责怪红十字会也有失偏颇。培训也是需要高额投入的，譬如深圳用的都是最好的模具，一个就要2万块，磨损就得

换。但是问题是，是否需要高出物价局定价的10倍？数据显示，这些年红十字会为170多家企业培训近6000人次。照此数据计算，即使所有参与培训企业人员均缴纳240元/人，该培训项目已累计收费144万元。这笔钱是否应该给公众一本明白账？

不少发达国家参加此类培训的国民都达到40%，德国甚至高达80%，并且有法律保障。相比而言，深圳的“饥不择食”，背后也有我国法律保障不到位、投入太少等原因。这一生命保障的“必修课”，我们缺得太多。

锁匠评职称折射社会管理精细化

□ 李力言

据报道，安徽日前成立了锁业协会，把社会上的开锁匠们“整编”为“正规军”，不仅给他们评职称，还开通协会网站、开锁热线，俨然一派专业范儿。此事引起了人们热议。日常生活中，钥匙丢了或是忘在家里等情况在所难免，欲进家门却无法让“铁将军”开门，这个时候人们往往想起了开锁匠。或是一个电话叫人，或是在街头巷尾找摊点，开锁匠们总是招之即来、来之能开。但是，与民方便的同时，也隐藏着混乱与安全的隐忧。

锁匠多无固定摊点，流动性大，本来就有一定管理难度。更何况一直以来，“草根化”的开锁业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行业标准更是五花八门，这不仅影响了开锁服务的质量，也给居民带来了“开锁”困扰。某些善于“芝麻开门”的锁匠竟然成了“四十大盗”，一些不法分子更是假借开锁名义行“大搬家”之实。开锁业的乱象，制约了行业健康发展，让人们在打开铁锁之后，平添了一把“心锁”。

一把锁虽小，里面的零部件却很精巧。针对开锁乱象，安徽的开

锁业规范与整合，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管理精细化的治理方案。无论是规范开锁技术培训还是完善开锁业务服务流程，无论是工商注册、公安备案，还是为开锁人员评定初级、中级、高级、技师等四级职称，这一系列虑事周全的举措，正如安徽锁业协会会长王稳强所说，“目的在提高职业能力、提升职业道德，为居民提供安全和有保障的开锁服务”。

从开锁匠方面来看，有工装、有流程、有职称、有证件的新工作状态，告别了往昔的“散兵游勇”式生存。其实，早在8年前，锁匠就已

被列入国家新职业名录，成立专业协会，进行专业化管理，有利于增强他们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让同样作为劳动者的锁匠们，进行体面有尊严的劳动。在各类新职业越来越多的今天，这种管理方式无疑值得借鉴和推广。

当然，规范化管理总是有成本的，不同职称的开锁人员也有高低不一的服务价格，对此市民应有心理承受能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管就贵”，高级职称就能漫天要价，整合后的开锁业市场，也需要对接市民需求、吸收百姓意见，在服务和价格上都保持亲民的本色。

麻将可以申遗 但要先“戒赌”

□ 苑广阔

10月27日，第二届雀友杯全国麻将大师赛总决赛在杭州落幕，与麻将大赛一起的，还有2012“百万雀友同此情，麻将申遗献我心”万人签名活动。麻将和京剧、国画、中医一样，被称为国粹，并且还将再次申遗，引起了高度社会关注。

在很多人的眼里，麻将多少有些难登大雅之堂，喜欢搓麻将甚至被看作是一种不务正业。其实这样看待和理解麻将，未免有些偏颇。麻将在我国历史悠久，喜爱者众多，现在甚至有走出国门，传播四海的趋势，比如在本次麻将大赛上，就有不少金发碧眼的老外在娴熟的“筑长城”。而在一些麻将拥趸者看来，麻将堪称是和京剧、国画、中医齐名的国粹，所以才认为它有申遗的资格和必要。

作为一种群众基础广泛，百姓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适度搓麻将不但有益身心健康，而且可以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同时又因为它的娱乐成本低，参与性强，在社会普及性上，要远远超过京剧、国画等国粹。从这个角度说，为麻将申遗，没啥不好，不但有利于提高麻将在国内的地位，而且还有助于文化的传播。

但是麻将申遗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争议，而且屡有不同的声音传出，显然也是有原因的，原因之一，就是当前麻将和赌博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或者说，正是有人把麻将当成是一种赌博的工具。赌博不但害人害己害家庭，而且还违反国家法律，而当麻将和赌博如影随形，在“恨屋及乌”的心理作用下招致一些人对麻将的反感，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其实，麻将可以申遗，没啥不可，当然是先摆脱了“赌博的连累”。换言之，就是要让麻将和赌博划个界限，提倡健康麻将、“绿色无公害”麻将，然后才能去考虑申遗的事情。都说小搓怡情，若上升到聚赌的层面，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危害大矣。

在网络时代，网络、手机等，隔起了情感的蔽障，亲情疏远，交流减少。而麻将这种需要多人参与，讲究合作的文化娱乐方式，无疑为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助力不少。这也是有人为它提出申遗的基础所在，但是如果它不能彻底斩断和“赌博”恶习之间的关系，也就失去了申遗的正当性。因此，麻将可以申遗，但前提应是倡导公众真正回归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为麻将“去赌归文”。